

首席记者

本书荣获
《当代》拉力赛 2008 年度总冠军

这个不死的东北女人让我们揪心，这场野蛮的城市拆迁给我们惊悚，这群坚韧的高楼基石使我们悲哀，这杆孤独的新闻枪管让我们汗颜。

好一场新闻大战，好一番良心震颤，好一部惊世长篇！

刘国民 /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首席记者

本书荣获
《当代》拉力赛 2008 年度总冠军

刘国民 /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首席记者/刘国民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当代》书丛)

ISBN 978-7-02-006868-5

I. 首…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0744 号

责任编辑:周昌义、孔令燕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校对:吴钟璜 责任印制:张文芳

首席记者

刘国民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53 千字 开本 680×1000 毫米 1/16 印张 24 插页 2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 978-7-02-006868-5

定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041	越南武林群	81
042	非安西苗	91
043	越南武林	105
044	投奔北平	115
045	奇能异少	125
046	出外寻亲	133
047	德化岛岛	145
048	空手斗敌	155
049	一拳大勇	165
050	臂斩前无	175

目 录

第一章 争端初现	/ 001		
1	练飞的蟑螂	001	001
2	夜半猪声	009	009
3	忍者二梁	019	019
4	红袖添香	026	026
5	深入猪穴	035	035
6	激情燃烧的报道	043	043
7	无心栽柳柳遭殃	050	050
第二章 以牙还牙	/ 055		
8	官方与民间	055	055
9	肝胆相照	070	070
10	生动的事例	073	073
11	铁肩嫂	088	088
12	文火熬鹰	093	093
13	找打申请书	100	100
14	大专家小动作	108	108
15	命案悬疑	112	112
16	少年掳客	125	125
17	铿锵玫瑰	130	130

第三章 棺材与南墙 / 140

18	蝌蚪与青蛙	140
19	萌萌芽芽	153
20	景观画册	163
21	大姐走好	170
22	少年遗书	180
23	隔代无仇	186
24	逼良为娼	192
25	打手之家	204
26	男尊女卑	209
27	全天候保镖	216
28	罪人的感恩	221
29	摁住死穴	229
30	苦难换同情	237
31	酒场字谜	242
32	大家都是好东西	251
第四章 绝地反击 / 260		
33	张三撵虎	260
34	负面回访	273
35	复仇女婴	281
36	不成功毋宁死	293
37	与死者对话	303
38	铁肩我爱你	311
39	四面楚歌	324
40	夜宿沼泽地	339
41	失之交臂	347
42	沉没的水鸟	357
43	感动中国	367
尾 声 / 378		

第一章 争端初现

三月，零零星星地有拆迁户搬出来。四月，大批拆迁户往外搬，来自河南、安徽的破烂王们往里挤，推着小车子收破烂。中旬，拆迁公司开来，洪流滚滚铺天盖地。拆迁公司围而不打，勘测、竖围墙和贴标语，很大型很现代的设备把胡同周边的道路排满。四月末到五月初，突然间发起突击性大动作，大型现代设备加爆破，拆迁快得像地震。

动物们对拆迁的反应如同地震。

大量老鼠拖儿带女投靠无门，引来大量流浪猫。被遗弃的猫仍有领土意识，与流浪猫吱吱哇哇地争夺生态资源。蟑螂们没了藏身之处，光天化日下在残墙高处集结了红彤彤的一层，似乎要练习飞翔，去开辟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宠物狗失宠，只有三分之一被带走，另三分之一消失了。与之同时，胡同周边烤肉串排档发生了气味上变化，牛羊膻之中夹杂了狗肉腥。余下的三分之一固守田园，白天到垃圾堆中寻食，夜晚回到自家废墟吠夜。丧家犬吠夜十分悲凉，饿饿饿，似乎它们从未吃饱过。

六月，拆迁一期工程告竣，省城塞北市三家平面媒体发表了消息。

三家分别是：《雪城日报》、《塞外信息报》、《滨江午报》。

雪城和塞外的消息如出一辙：引题：阳光工程，亲民为本；主题：老白党胡同拆迁一期工程完工；副题：新建集团与拆迁户喜获双赢。午报的消息与上述两报不同。标题做得十分老到，引题：大胆采用爆破技术，拆迁进度创省内新高；主题：百年老胡同百日化尘埃；副题：三千户居民惜别老白党旧宅。两千字的文章做了四个小标题，其中一个十分微妙：施工方给“钉子户”摘帽。文中写道：

提及三十户“钉子户”的情况，有记者问，面对非常人群，施工方是否采取了非常手段？对此，新建集团新闻发言人回答得非常幽默：对待非常人群采取的非常手段就是非常温和。他说，尽管他们的补偿要求不尽合理，行为上也不检点，但施工方在保证满足、已经满足他们要求中合理部分的前提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并且出手相帮，为他们租房、雇车，鞍前马后地送他们撤离施工现场。他又说，该项目是集团做的一项阳光工程，集团严格规定：“钉子户”一词必须在集团员工口头上消失！因此，我提醒各位媒体友人，“钉子户”一词也应该在你们的口头和笔下消失。

“百日化尘埃”发表在社会新闻版头题，右下方刊登了一则市井趣闻。引题：拆迁现场老汉埋下钢丝绳；主题：设地标只为回迁不入凶宅。文中写道：

拆迁在即，一古稀老人在自家院中挖洞，竖洞挖两米，又掏一米横洞。老人在横洞中埋入一根一米长的钢丝绳，钢丝绳前端焊接了一块三角形铁板，后端焊接一块铁锭，整体像一只风向标。据悉，老人系拆迁户中的回迁户。埋“风向标”的目的，老人直言不讳：“风向标”前方所指二十米处的平房，拆迁中发生过爆炸，户主被炸身亡。老人称，他七十九岁，回迁时八十。八十岁的他爬不动高楼，肯定要选底层居住，倘若一不小心选择了爆炸点上的房间，新居岂不成了凶宅？“风向标”是回迁选房号的指南，挖开看看，前方二十米的房子不住。

“风向标”的趣闻不好做，不像“幼师鼓动幼童吹安全套作乐”、“狗主与狗接吻演变为人狗互咬”之类，可以任由记者发挥。“风向标”与城建拆迁这一重大题材相关，就必须有凭有据。这则趣闻时间、地点、人

物三要素一样不缺,还配发了两帧现场照片。一帧扑克牌大小,是挖洞的场面:老汉从竖洞中钻出上半身,一头华发半头土,嘴巴斜叼着熄灭的烟蒂。另一帧是“风向标”,面积邮票大小。

两篇文章透露了这样的信息:拆迁中出现钉子户,数量不少,三十户;拆迁中发生过爆炸。由此引发读者这样的联想:拆迁双方发生过冲突、拆迁方采用过强迁手段,强迁中有人丧命。

“百日化尘埃”让新建集团痒,“风向标”让新建集团疼。制造痒疼的人叫黎志坚,社会新闻部首席记者。

此前黎志坚在文教卫生部,在医疗战线跑稿。几年间,他连续发表了近百篇批评稿,因此和省市卫生局、各大医院的关系有些紧张。上述部门和单位不再整订午报,也很少在午报上做广告。然而,他在读者那里有了名气,被称为铁肩,铁肩担道义的意思。午报高层把他调整到社会部,首先考虑的是与医疗战线的关系,另一方面的考虑是量才施用。既然得罪人是他的长项,那么就把他推到社会上去,找个别的老百姓得罪去吧,比方违章的哥,比方占道商贩,还有那些小型涉黄歌厅和洗浴中心。

黎志坚在社会部如鱼得水。做的第一个选题是为农民工讨薪,由于选题做得实,被农民工们称为老赖克星。他采写的“没有红灯的红灯区”、“为少女做人流的乡村兽医”等报道屡获省市好新闻奖。他主持的“回首当年尴尬事”、“红着老脸说初恋”等互动专栏把版面做得丰富多彩。

海查干人没有反响,可以理解为皮糙肉厚。拆迁户们有反响,但没有出现期待中的读者普遍反响,阅报进入读题时代,事不关己老百姓一目十行。

敏感的是记者同行,黎志坚接到海量电话。有同行问:三家拍新建集团的马屁,为什么午报立掌为刀?他说立掌为刀有劲道,马舒服。同行问,既然发现了拆迁命案,黎首席是否咬定青山不放松?他不回答,说人命关天,要问问领导去。同行问,大规模城建拆迁属要闻,按惯例,新建集团的动态新闻由要闻部做,你为什么“越战线”抢同行饭碗?他说,哪里是抢饭碗,不过是分一杯羹。做一把要闻是领导的安排,也是

我的兴趣,在社会部玩小猫小狗玩腻了,想玩玩大象。大象是指外埠大企业,小猫小狗是违章的哥和占道商贩。

三要闻部把新建集团得罪了。

具体说,是得罪了集团下属的海查干拆迁公司。海查干位于三江低地腹地,距塞北市七百公里。不知是基因的关系还是水土的关系,那里的人,主要是男人,身材短小、骨骼粗大、牙齿暗蓝。皮肤粗糙,肤色重如生铁。海查干人是公司的主体,很大型很现代的设备都由他们掌控,设备跟随他们转战南北,油漆剥落,油抹布一擦,其色彩如同他们的皮肤。

三要闻部接收了几名毕业大学生,一时间人浮于事。新闻资源不够用,记者们只好“越战线”,抓些社会新闻当做要闻。一名大学生记者深入老白党胡同,接连发表了两篇针对海查干人的批评稿。

第一篇报道的新闻由头是两棵树。

与老白党胡同一街之隔,有一所计算机人才学院,该校的一部分校园在拆迁规划范围内。拆迁伊始,校园就被拆迁公司占用,作为拆迁器材的堆放场地。运输器材的过程中,卡玛斯进进出出的,把校园内的两棵榆树撞倒。此后大批海查干人住进校园,两棵榆树被锯、被劈,将近三吨的木材塞入灶膛里煮粥。

继丁香被确定为市花之后,榆树被确定为市树,凡树龄五十年以上的榆树都在园林部门备有档案,包括刚刚被损毁的这两棵。按照规划设计,这两棵树作为景观,保护在拆迁改造后的小区亭院中。

园林部门和海查干人打不赢官司,只好求助媒体。大学生记者采访的当时,被毁榆树的树墩上正坐着一名智障人。智障人在打瞌睡,头皮被晒得流油。大学生记者抓拍了这一精彩瞬间。报道配发照片,小新闻做出了大效果,智障人的秃头成为亮点。照片说明很俏:智障者千虑也有一得:榆树原来可以煮粥。题目也俏:百年古木进灶膛,路人何处可乘凉?

第二篇报道的题材十分无聊,关于虱子。

海查干人或住工棚,或住拆迁户腾空的房子里,卫生条件差,而他

们又不讲卫生,被褥脏了不洗,统统拿到阳光下晾晒。虱子抵挡不住紫外线的刺激,纷纷从被褥的缝隙中浮现出来,引来麻雀啄食。

老白党胡同与七十二蹬小区接壤处,有一座很大的幼儿园,叫做蓝天幼儿园。小朋友们对虱子很感新奇,认为它们是野生昆虫,于是收集了一些拿给幼师们看。幼师们向媒体投诉,呼吁有关部门管一管,不要让海查干人败坏了塞北市的卫生形象。

屁大的事情,竟然在要闻版发了报道,题目做得很损,主题:迹绝二十年寄生虫再现塞城;副题:老白党胡同虱子产自海查干。

两篇报道见报后即被多家媒体转载,并且上了网络。省市电视台一哄而上,炒了榆树炒虱子,在环保类、卫生类栏目中反复播放。“海查干虱子”成为那一个时间段的新闻关键词。

两篇报道在同城媒体中起到了引领作用,大学生记者和要闻部引以为荣,把两篇报道提交到午报高层,参与本季度好新闻评奖。执行总编程启前把文章退了回去,并且做了批注:戏谑挖苦,痞子新闻,必有负面效应。

一周后,负面效应出现了。

新建集团在雪城上做了两个整版广告,在塞外上做了六个通栏,而对午报一毛不拔。企业与媒体互动活动中,新建集团不再接待午报记者。午报记者死皮赖脸找上门去,集团中层以上干部客气,说无可奉告。中层以下干部则粗鲁,说滚鸡巴蛋!下层员工更不像话,啐唾沫、投石块,个别男员工向着女记者脱裤子。

为缓和关系,要闻部主任带着那名惹祸的记者,双双前往新建集团登门道歉,两人表示要亡羊补牢,再为集团采写两篇表扬稿。新建集团不买账,集团外宣办主管说:亡羊补牢?我们没有亡羊,用不着谁来补牢,那两篇报道我们没有看到,塞北市还有一张午报吗?

午报在老白党胡同周边有三个报亭。三个报亭均处于可拆迁可不拆迁、可立即拆迁亦可拖后拆迁的位置,按常规,应由拆迁公司和午报协商解决。但海查干人采取了单边行动,一夜之间将三个报亭毁掉,而且手段极其野蛮。他们用叉车叉起报亭,送到铁路专运线卸货的水泥平台上,然后用压道机碾轧,碾轧后直接装上火车卖废铁。与之同时,

午报设立在老白党胡同的阅报栏和宣传广告牌被推倒。

午报高层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克制,没有向警方报案,也没有施加舆论干预。相反的,在要闻版和经济生活版上,还发表了几篇马屁文章,介绍新建集团的经营业绩和企业规模。然而,新建集团变本加厉,在六月初举办的报业员工运动会上,对午报员工进行了一次心理迫害。

新建集团冠名赞助了这次运动会,向雪城、塞外和其他报社的员工们提供T恤和冰红茶,唯独不向午报提供,他们雇来的军乐队也不在午报看台前演奏。午报的看台夹在同城两报之间。两报员工穿着统一、饮料统一,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而午报寒酸,员工们穿着五色杂陈,喝自带瓶装水。

然而,午报的团队是一支富于忍耐精神的团队。他们该运动的运动,该为运动员助威的助威,一举夺得了男子百米短跑和女子四百米接力两项冠军。得了冠军的员工们拒绝领奖,因为奖杯是海查干拆迁公司提供的,叫做海查干杯。

运动会后,午报高层带着员工们去岩顶烧烤城吃安慰宴。宴前,程启前把中层干部喊过来开了个小会,小会的内容只有一个:运动会上的郁闷消化在安慰宴上,此后对外不要张扬、内部也不要议论,更不要透露给谷老总。

谷老总叫谷向东,六十岁,五年前退居二线。接力棒交到程启前手上,但他没有离岗,仍然任午报的名誉总编、仍然是市委委员。他脾气不好,身体也不好,运动会时正在家中挂水,如果在现场,一个可能是发病,另一个可能是对大会组委会和新建集团做出一些过格的事情。

谷老总到底知道了。

在他的建议下,午报高层召开了一次编委扩大会。会议决定,既然热脸贴不上新建集团的冷屁股,那么就把脸冷下来,在社会新闻版给他们找点小麻烦。他说:

午报可以蔑视,但不能无视!

程启前对谷向东十分尊重。谷向东退下去的五年间,每逢编委会,他总要给他留下个位置,他不到会,那个位置就空着。对谷向东的意见,他没有异议,但扭了扭。鉴于要闻部与海查干人成见很深,又鉴于

他们资质一般,不让他们再去老白党胡同碰钉子了,把黎志坚借调出来跑城建。

谷向东同意:用好钢去碰硬。

社会部主任把高层的决定传达给黎志坚。主任是女的,叫尤抗美,不言而喻出生于雄赳赳气昂昂的年代。

抗美主任在报界从业三十年间,主要做了两件事,三十岁后抓紧青春的尾巴、五十岁后抓紧事业的尾巴。抓紧青春的尾巴不要紧,不但没有伤害部下,反倒送给部下许多乐趣。比方,对超过保鲜期的皮肤倍加呵护,一年中除开冬季外,她三个季节都打伞,有时竟然举着伞走进采编平台。因此年轻记者们见到她就觉得晒,背地里称她为阳光女孩。

抓紧事业的尾巴很可怕,对部下杀伤很大。报社规定,每名记者除周六、周日外,每天跑两条稿,一条采用上版,另一条被部主任枪毙。而抗美主任规定,本部记者每天跑三条稿,采用一条枪毙两条。枪毙记者的稿子,对她而言很过瘾。其他部门的主任把稿子当作记者的劳动果实,留下采用上版的一条,把被枪毙的一条给记者退回去,虽然退回去的稿子不许明天再提交上来,但退回去不失为一种礼貌。她枪毙稿子不给记者退回去,直接用鼠标涂黑删掉。

社会部和要闻部的关系历来不好。一些新闻资源社会部可以用,要闻部也可以用,所以两个部门采访和发稿时经常撞车。“榆树”和“虱子”的稿子见报后,抗美主任十分气恼,大骂要闻部鸠占鹊巢,直到两篇稿子惹出事端来,她才由十分气恼改为幸灾乐祸。新建集团刚刚浮出水面,其在南方、北京、塞北市的背景还看不透,分不清浮出水面的东西是乌龟还是鳄鱼的情况下,何苦捅两下它的屁股?

抗美主任对黎志坚借调出去跑城建很不满,认为程启前是逼着社会部给要闻部揩屁股。她不敢反对程启前,但敢折磨黎志坚,要求他必须完成本部门量化写稿指标,之后再跑城建,把跑城建当成一项业余爱好。

黎志坚不买账,说跑城建不是他的业余爱好,他的业余爱好是睡觉。

对她而言,部内其他记者是橡皮泥,捏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而黎

志坚是软木塞，捏瘪之后慢慢地又鼓起来，所以要经常捏。但由于黎志坚首席和资深，她不得不每每作出妥协，这一次又妥协，同意他跑城建期间每天只交一条稿，挨枪毙的稿子可交可不交。

她叮咛：城建拆迁历来被视为新闻采访禁区，拆迁方与拆迁户之间屡屡发生冲突，媒体参与其中，冲突往往发展成为恶性冲突。因此，不要卷入拆迁双方的利益纠葛中去，记者不是讼棍，不要为任何一方打官司。她说，打新建集团不是要打死，而是打疼或者说打吐，吐出T恤和冰红茶罢了。基于此，不打要害部位，打敏感部位。

黎志坚说，您的指示能不能细化细化？新建集团是企业不是妇女，我搞不清哪里要害哪里敏感，凭我目前的水平和习惯，只能摸着什么部位就打什么部位。

边打边摸索吧。她说，总之不能怀着敌对情绪乱打一气，乱打一气势必造成这样一种局面：你跟在要闻部后面给他们揩屁股，我跟你后面给你揩屁股。

黎志坚笑了，说你是终端。

她对黎志坚的玩世不恭很不高兴，他此后的行为更让她不高兴。跑两条战线期间，黎志坚除开每天交一条破烂稿应差之外，很少在报社露面，连每周一次的选题会都不参加。不高兴归不高兴，但她对黎志坚的两篇文章还是十分欣赏的，特别是“风向标”。她把他叫到平台：哪里敏感哪里要害，摸索到了吗黎首席？

黎志坚说，还在摸索。

已经摸索到了，但你没有意识到，她说，下面我来界定界定：“百日化尘埃”影射野蛮拆迁，是敏感；“风向标”涉及命案，是要害。命案摸索摸索算了，反复摸索容易粘到手上。然后她派给他一个任务：把“风向标”作为范文，在下周的选题会上讲一讲，辅导辅导部里的几名雏记。

黎志坚不同意。

她说，拿捏还是腼腆？

不是拿捏也不是腼腆，黎志坚拒绝辅导雏记，一个原因是不想参加选题会，另一个原因更重要：

“风向标”是一条假新闻。

2 夜半猪声

严格说，“风向标”是一条诱导新闻。

原来，那位老人埋风向标的本意不是躲避凶宅，而是为了保住风水。四个子女都是干部，老人认为自家宅地的风水好，于是埋下一个地标，回迁后再住这里。采访中，怕自己的迷信观念说出来让大家笑话，老人把埋地标的目的说得含含糊糊。黎志坚设下些语言圈套，把埋地标的目的引向拆迁命案，老人糊糊涂涂地随着他说。此后老人埋地标的目的就变成了两个，保住风水和躲避凶宅。文章见报的时候，埋地标的真正目的被完全淡化掉了。

假新闻可以做，但不可以显摆。

拆迁命案中死亡的拆迁户叫余建设，四十一岁，松花江船运公司员工，生前往老白党胡同33号副6号。松花江连年水瘦，船运开航期由以往的每年三季变为一季，船运公司因之解体。下岗后，余建设在自家院内开了一家铁制品加工厂。胡同里的居民冬季都是自行采暖，他的铁制品加工厂不过是为他们焊制土锅炉和制作简易烟囱的作坊，同时回收废钢铁。

余建设的老婆比他小十几岁，叫贺小贺。他和贺小贺的女儿叫萌萌，三岁半。余家还有一只小狗，叫芽芽。

拆迁动员时，拆迁办和余建设等三十户拆迁户产生了意见分歧。这三十户多为船运公司和铁路机车厂的职工，他们所住的一带，为这两家企业的职工宿舍，职工宿舍的管理权在铁路机车厂方面。多年来，企业对职工宿舍疏于管理，拆迁时，产权归属及划分问题十分混乱，拆迁双方似乎都无章可依，于是只能凭着嘴大嘴小各说各的理。

余建设家有五十平米平房和四百平米院落，院落中有六十平米厂房，四十平米库房。按目前的拆迁政策，余建设会得到相当可观的一笔拆迁补偿。然而，拆迁办核准拆迁补偿标准时，余建设的居住现状和机

车厂的集体房照成了参照,他们依照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城区平面图。平面图显示,余建设四百平米院落中的二百平米是垃圾场,厂房和库房都在这二百平米之内。垃圾场是公地,拆迁户无权享受土地及建筑的拆迁补偿。

九十年代是垃圾场?五十年代还是沼泽地哩!余建设不服,出示房照和地照,同时出示了近年来缴纳租金的单据,证明他是这一片房地产的合法拥有者。拆迁办态度强硬:哪个部门发你的房地照、哪个部门收了你的租金,你就找哪个部门要补偿款去!

余建设的态度更强硬:到省市政府告你们去!除了女厕所我进不去,还有哪里我进不去?拆迁人员幽了他一默:女厕所你进得去,省市政府你进不去。

果然,余建设没能进入省市政府。

拆迁工程开始,余建设就被列为强迁对象。拆迁办在他院门上张贴了限期搬出的公告,既强迁令。余建设咬破手指,在公告上打了一个血淋淋的叉,然后租了一处房子把老婆孩子打发走,一个人坚守老宅。他把满满一编织袋炸药塞进床下,然后放出口风:随时准备和老宅同归于尽。然而强迁之前发生了一次爆炸,房子炸塌了,他被一堵墙压在地面上,像夹在汉堡中的鸡块。

关于余建设命案,黎志坚获得的信息仅此而已。余建设的邻居已搬迁到四面八方,贺小贺也不知去向,拆迁部门对命案闭口不谈,他获得信息的唯一渠道,是市区两级公安部门主办的警情网站。

关注命案期间,一个选题撞进他怀里。

拆迁后,老白党胡同边缘遗留下一带空房。有举报称,空房中出现了屠宰贩卖生猪的黑市场。举报者多为七十二蹬小区居民。举报不得要领,没有提供屠宰场所的地点,也没有提供市场经营的规模,只说杀猪卖肉的是拆迁公司的海查干人。

私宰贩卖生猪,危及食品安全关乎民生,媒体要管;事情与新建集团沾边,更要管,这问题对他们而言,性质在敏感与要害之间。他的新闻冲动可谓三点成一线:为午报泄愤,为自己攒人气,第三个点是百姓吃上一口放心肉。

做这样一个重大选题,按惯例应该向上级汇报。但他不汇报。之所以不汇报,出自性格和习惯,同时也出自经验。一些风险性新闻,做了再说强于说了再做。事先汇报,领导会用一些条条框框束缚你,或者干脆把选题枪毙。另外,做新闻需要锐气,而这些锐气往往在汇报选题过程中消磨掉了。

老白党胡同,顾名思义,这里住过俄国人。上世纪初,一些俄国人随着中东铁路局到塞北市定居,把这里开辟为森林别墅区。一些中国人追随着俄国人来到这里,为这里的森林与别墅服务。中国人无权住进胡同,在紧邻胡同的一条土岗上居住下来,于是别墅区之上出现了棚户区。为了方便中国人出入,一位俄国绅士出资,在土岗至胡同间修了一条坡路,坡路上共有七十二级石阶,所以土岗上的一带被称作七十二蹬。

而今尊卑易位,坡下刚刚拆迁,坡上早已是一带高尚社区。

举报中的生猪黑市场,隐匿在一带依坡而建的平房中,大约拆迁前老白党胡同23号至43号的位置。余建设居住的33号恰在中间。坡上七十二蹬小区的居民饱受其苦。首先是噪声:猪叫,养猪户与肉贩讨价还价,二者都有很高的分贝。噪声发生在半夜至天亮前,城市居民睡眠的黄金时段。其次是空气污染,主要是农用三轮车尾气,还有猪粪猪血猪内脏的味道。然后是垃圾,黑市场本身就是一座垃圾场,垃圾堆高起来之后,垃圾堆下又成了露天公厕。

居民们多次到市政部门、工商部门投诉,结果黑市场越做越大。居民们忍着,不敢到拆迁公司讨说法。海查干人厉害,脖子短粗留平头,手腕上文着忍字,半握拳,用眼角余光瞅人。

进入拆迁区,黎志坚被跟踪了。

他的微型车开上察哈尔街,一台汽油助力车就尾随着他。这种助力车是民间改装的,自行车上安装一台小功率引擎。进入老白党胡同,助力车一溜黑烟超过去,在空房子中三拐两拐不见了。他在余家老宅门前停车,助力车已抢先一步停在那里,骑车人背对着他骑在一截断墙上打手机。

你跟踪你的,我采访我的。

余家老宅的居室被炸后没有完全倒塌，房顶和水泥框架还在。横贯院落牵了一根铁丝，大约是贺小贺晾衣服用的。而今铁丝上面空了，只在靠近院墙处留下一件幼儿的连体裤，应该是萌萌的。两三个月间日晒雨淋，连体裤褪色收缩，像一只倒挂着的死鸟。他发现，有人把厂房和库房原本开在院落里的门堵死了，又打破临街的墙开了两扇临街的门。他推测：厂房和库房被生猪屠宰者占据了。临街窗改门，是贩卖生猪的店面，没有完全倒塌的居室里很可能养着生猪或存放猪肉。他倾听：院落里似有人声，咳嗽、打鼾和便溺。

他敲门，人声没了。余家老宅的位置很好，门前是条丁字巷，横向的巷子叫做烘炉巷，纵向的很短，没有名。无名巷的尽头是一幢小二楼。小二楼应该是海查干人的驻地，门窗玻璃完整，院落里停着一台铲车、一台发电车和一台落满尘垢的吉普车。吉普车的机器盖上摆着棋盘，一个海查干人在专心致志地摆棋局。

黎志坚是象棋高手，连续几年在全省报界棋赛中夺金，替那个海查干人支了两着，棋局破了。海查干人乐了，问你是谁你找谁。他说午报记者，找负责人，然后出示了记者证。海查干人把记者证向着太阳举起，检验防伪底纹。他提示：有祥云图案，和人民币上面的一样。海查干人向小二楼一指，说进去吧，负责人在客厅。他问，你们负责人怎样称呼？

海查干人说经理姓忠，叫忠贞。忠贞，他想，应该是一位女性。

刚刚从户外进来，眼睛有些不管用，他只能看到不大的客厅里有一架宽阔的大班台，大班台后面是一只厚重的沙发，沙发上窝着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想必忠贞经理一袭黑衣。大班台对面立着一架折叠椅，吹掉折叠椅上的尘垢坐下，打开采访手册，他说，来采访，同时也是来交朋友。对方没有回答。视力恢复了一些之后他发现，黑乎乎的东西不是经理，而是一只硕大无朋的藏獒！

他面如死灰，藏獒面无表情。门开着，但他不敢逃出去，他目测了一下，他和藏獒和门等距。藏獒的脖子上倒是有项圈，项圈上有铁链，但他不知道铁链有多长，固定